

古事汇

## 求人识

□乔凯凯

冯惟敏是明代有名的散曲作家，他出生于官宦世家，其父冯裕深知读书之益，因此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亲自管教冯惟敏的学业。而冯惟敏天资聪颖，年幼时所作文章就十分出彩，赢得一致好评。

一日，少年冯惟敏与友人外出游玩，路过一处景色别致的园子，想进去游览一番。不料园子门前有人看守，需报明身份方可入内。“走吧，我们去别处游玩。”冯惟敏说。友人不解，当时冯惟敏已小有名气，若报出名字，肯定能被准许入内，再不济报出父亲身份，绝无被阻拦之理。难道冯惟敏不相信自家的名气，怕守门人不曾听过？

“不，恰恰相反，我害怕他们认识我。”冯惟敏摆摆手说。友人更加不解，被人认识明明是一件好事，行为处事可以有诸多便利，岂不省心？冯惟敏却摇头道：“若被人得知身份，确实会在各方面得到照顾，然而，此是便宜，亦是累赘啊。”冯惟敏告诉友人，有次他与父亲去一家藏书馆阅览，原本他们没打算声张，却无意被人发现，于是整整一天他们都受到了恭敬而周到的照顾，他们不得不以礼相回。因为受困于各种礼节，还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与对方客套，他们没有完成计划中的目标，最终遗憾而回。几天后，冯惟敏又悄悄地独自去了一次，才能够集中精力，不被打扰地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友人这才明白冯惟敏的苦衷。后来，友人对守门人称他们慕名而来，很想进园子赏玩，请求守门人能满足他们的心愿，守门人遂允许他们进园游览。冯惟敏与友人在园子里无拘无束地尽情游览，还即兴创作了许多诗文。

无人不识固然是一件好事，但与此同时，它又是一种枷锁和负累。有时候，倒不如抱着“求人识”之心，摆脱名利的束缚，反而能拥有更从容的心态和更放松的状态，从而收获更多。

（《江苏科技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## 古代的人物并称

□谭汝为

我国历史名人很多，灿若群星，但由于功业领域、学术流派和地方色彩不同，人们往往把成就、言行或性情相近的三五个人相提并论，这就形成了人物（人名）并称。

人名并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对的权威性，通过研读可以了解学术流派的分野，如儒家“孔孟”、道家“老庄”、法家“申韩”、理学家“朱陆”，等等；文学艺术风格流派很多，如建安“三曹七子”、唐诗“李杜元白”、宋词“欧柳苏辛”、元曲“关白马郑”等；某些学派的师承关系，如“孔门十哲”“苏门四学士”“一祖三宗”等皆为著名的并称。

人名并称形式多样。如称姓氏者，有纯姓氏，如“颜柳”；有数字加姓氏，如“二陆”“三袁”；有地名加数字加姓氏，如“眉山三苏”；有大小加姓氏，如“大李杜”和“小李杜”，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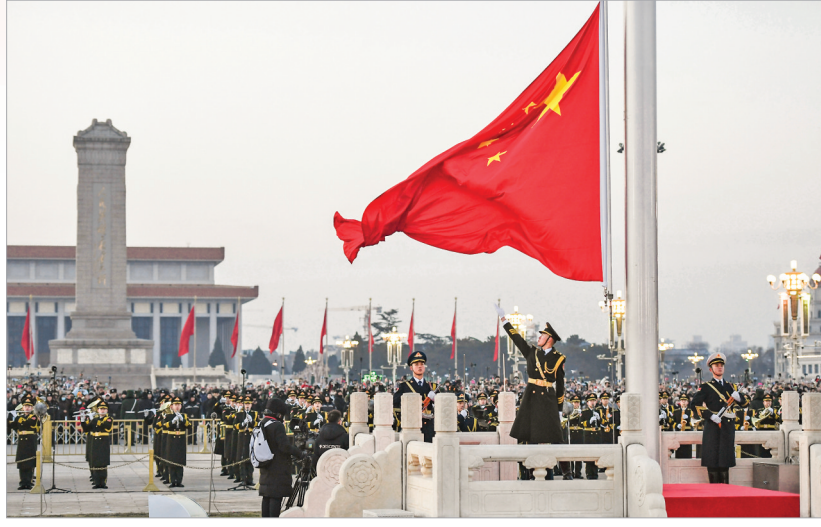
人名并称排序在读音上，平声居前，仄声列后者居多。例如屈宋（屈原/宋玉）、刘项（刘邦/项羽）、颜谢（颜延之/谢灵运）、韩柳（韩愈/柳宗元）、温李（温庭筠/李商隐）等。对于初唐四杰，自杜甫“王杨卢骆（王勃/杨炯/卢照邻/骆宾王）”当时体，轻薄为文晒未休”之句出，一直接近体诗平声开头的律句格式排列。这不过是为了容易上口罢了。如两人姓氏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，就要按照时代年龄及师承关系等因素来排序了，如孔孟（孔丘/孟轲）、管乐（管仲/乐毅）、李杜（李白/杜甫）、苏辛（苏轼/辛弃疾）等。唐代四大山水诗人“王孟韦柳”、宋代四大书法家“苏黄米蔡”、元曲四大家“关白马郑”等，都按“平声居前，仄声列后”的规则排列。

前些年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龙潜庵等编著的《历代名人并称辞典》，搜集了1700余条，方便了读者查检，功莫大焉。（《今晚报》）

## 中国红的文化内涵

□吴月朦

色彩观呈现着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轨迹，沉淀着人们对世间万物独有的生存体验、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。中华文明的传统色彩观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影响最深远的当属“五色观”，“五色”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即有“画绩之事，杂五色”的记载。作为人类最早接触并使用的色彩之一，红色从远古时期开启，就已逐渐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起源脉络中，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内涵。



▲1月1日晨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。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

色为宜，并要求宫中内外皆以红色做装饰。

古时，人们对红色区分较细，汉语中较多指称红色的词即可证明，如绛、赤、朱、丹、红等，它们同属红色，深浅略有差别。“绛”是深红色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绛，大赤也。”《释名》曰：“绛，工也，染之难得色，以得色为工。”可知绛色最早经由绛草提炼而成，且染制难度极高。汉朝时，这种浓重的红色常被用作染制帷帐，马融“绛帐传薪”由此而来。“赤”则比“绛”稍浅，比“朱”要暗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赤，南方色也，从大从火。”赤是火的颜色，五行说以南方属火，赤色自然就是“南方色”。“朱”和“丹”颜色相近，在后世的使用当中区别不大。《康熙字典》就将“丹”直接释为：“以朱色涂物。”其实，按照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，“朱，赤心木，松柏属”“丹，巴越之赤石也”，若细作比较，“朱”是红心木的颜色，是正红色；而“丹”是由巴郡、南岳出产的红色石料中提取而来，比“朱”更加艳丽。更不为今人所知的是，“红”在今天是所有红色的统称，而它最早仅仅指的是粉色。《说文解字》说的“帛赤白色”，即红与白的混合色。所以《论语》有云：“红紫不以为袷服。”正因为粉紫非正色，所以君子不用其做衣裳。随着年代推移，颜色的区分渐渐不再严格，“红”也成为各种红色的统称。

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尊崇要追溯到远古时期。当时的人类依赖狩猎为生，猎物的血液是红色的，而人类一旦受到猎物袭击，也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，红色与生命就产生了自然的关联。红色还是火的颜色，人类从“茹毛饮血”步入“火焙熟食”，火的出现也为陶器的生产发明提供了制作条件，火的使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。可以说，原始先民的红色崇拜是同血与火长期打交道的结果。战国末期的阴阳学家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提出五德终始说，以五正色来表现朝代的更替：“五德从所不胜，虞土、夏木、殷金、周火。”其中，周以火克商金，其色尚赤。《礼记·檀弓》有“夏后氏尚黑”“殷人尚白”“周人尚赤”的记载。周朝以红色为正统，此后历朝亦以红色为尊。汉朝初年、唐朝、宋朝皆尚赤，明朝的红色崇拜更是发展到顶峰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红色尤为推重，“朱”是其姓氏，红色又为南方色，朱元璋恰好发迹于南方，故他认定红色为喜庆吉兆之色，规定服饰以红

红色在汉语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，产生了众多象征意义。如前所说，在传统色彩观中，红色被认为是正统地位、帝王色彩和尊贵身份的象征。自然的颜色本无高低贵贱，人类的伦理观念赋予其特殊意义。儒家思想以正尊副贱，这一鲜明的等级观念反映到色彩上，就有正色与间色之分，正色贵，间色卑。《礼记·玉藻》孔颖达疏引皇氏云：“正谓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五方正色也。”又“不正谓五方间色也，绿、红、碧、紫、骝黄是也。”古人认为正色是自然之色，间色是在正色的基础上增添颜色而成。而在五正色中，中国的传统是尊黄、爱红，黄、红两色成为富贵的象征。

在民间，红色是吉祥、喜庆的象征。红色一直是“中国年”的主色调，正所谓“爆竹一声除旧，桃符万户更新”。每逢春节，人们都会在门上挂红桃木板、点红灯笼、放红鞭炮。传统婚礼更是以红为喜庆的颜色：新郎是一袭红袍，骑高头大马喜气洋洋；新娘更要身穿红秀禾、脚踏红绢鞋、头戴红盖头，还要用上红被面、红枕头、红喜字、红帷帐等装饰新房。此外，红色还可以驱恶辟邪，常用来指代神仙灵物，如“赤兔”为瑞兽，“赤乌”“朱雀”为神鸟，“赤草”“朱草”“朱英”为瑞草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有“绛珠还泪”的故事，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绛珠草，使其脱胎换骨修得女儿身。后来，神瑛侍者下凡造历化缘，绛珠草追随他下世为人，用一世泪水来报答他灌溉之恩。绛珠草为仙草，赤霞宫为神瑛侍者居所，都与红色有关。

红色还象征着忠贞。我们常用“赤子”“赤心”“丹心”“红心”来形容忠诚之士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有语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“赤子之心”指如婴孩般纯净质朴的心灵，后多指报国之心。南宋文天祥的千古绝唱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用“丹心”指代自己的爱国之心。在京剧脸谱中，红色表示忠贞、英勇、正义的人物性格，红色脸谱多为正面人物，如“三国戏”里的

关云长、《满江红》中的岳飞等。今天，我们仍以“红心赤胆”“红心向阳”这些词，来表现我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。

到了近代，红色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富有“革命”的意义。红色已不仅仅是事物的颜色，且成为“革命”代名词。以红色象征“革命”主要受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，由于巴黎公社起义的旗帜为红色，马克思主义、无产阶级运动便都以红色与之关联。1917年，十月革命再次以红旗为帜，革命后又迅速创建工农红军，强化了红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象征的文化政治意涵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红色的历史，人们最初把革命比喻为“赤色”。十月革命最初被称为赤色革命，如李大钊振臂一呼：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”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，红色逐渐取代赤色的表述以象征革命。

中国的革命运动受苏联影响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也以红色为标识，称“红色政权”，农民武装称“红军”，革命根据地“苏区”也称为“红区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、国徽设计也体现了红色的革命象征，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天安门，也是通体绛红色，彰显了庄重、威严的国家形象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，他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，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，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，传承好红色基因，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进程中创造的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。之所以要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，是因为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红色精神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。这些红色精神主要包括井冈山精神、长征精神、延安精神、西柏坡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，等等。红色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，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、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。在红色精神的形成和红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，中国共产党赋予红色新的文化内涵，此时的红色更象征着创新、奋斗、贡献、谨慎、求是、进取、自信等熠熠生辉的伟大品质。

（《学习时报》）